煙嶼樓讀書志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十一

鄞 徐時棟 同叔

經十一

羣經總義

四庫提要以羣經解立五經總義類而序之曰漢志以石渠五經雜義雜置孝經中隋志錄許慎五經異義諸家附論語之末舊唐書志始別名經解諸家著錄因之然不見兼括諸經之義朱彝尊經義攷別目曰羣經蓋覺其未安而采劉勰正緯之語以改之又不見爲訓詁之文徐乾學刻九經解顧湄兼采總集經解之義名曰總經解何焯復斥其不通（見沈廷芳刻何焯點校經解目錄中）蓋正名若是之難也考隋志於統說諸經者雖不別爲部分然論語

類末稱孔叢家語爾雅諸書併五經總義附於此篇則固稱五經總義矣今準以立名庶猶近古論語孝經孟子雖自爲書實均五經之流別亦足以統該之矣云云愚按古人總解羣經之書寥寥數部不能創立專門故或置孝經中或附論語後至乎後來著作既夥自不能不別立一類而此類中所載各書往往論解多經斷非五經二字可該即由諸書命名觀之如劉敞七經小傳毛居正六經正誤岳珂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錢時融堂四書管見何異孫十一經問對之屬各自明標數目此豈能以五經二字統之者乎若謂孝經論孟均五經之流別則史家本之尙書春秋子家本之論語孟子集家本之詩書二經儒者著書苟非二氏何一書非五經之流別乎況功令明以論孟孝經爲專經三禮皆禮三傳皆春秋尙各謂之經總稱十三經又

豈可以五經二字統該之乎然則宜立何名曰語求其近古義求其安安則與其準唐人之隋書經籍志不如宋梁人之文心雕龍而以羣經爲號也乃提要謂其不見爲訓詁之文此語頗可駭怪夫提要經部中如日易類書類詩類其所錄之書何一部非訓詁之書其所名之類何一類見訓詁之文而獨於羣經必確鑿以訓詁之文爲正名乎閻百詩與人尺牘亦云通志堂總經解三字不通之至

經義考擬經中多貪多務得之病至如漢春秋獻帝春秋三十國春秋十六國春秋之類亦盡入之以其名耶則太玄潛虛並不名易何以入之擬經以其意耶則司馬遷以獲麟竊比明欲自附春秋何以不入史記耶三代以下著作其胚胎原始多本於經至史家則凡編年之書無不本春秋者牽連摭拾伊于胡底耶擬易擬卦補詩補禮當入也至如居家儀禮四民月令之屬

不過竊取經名耳徒以經名將道藏釋典無不尊大稱經可盡入之耶又如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之類明明與經分道揚鑣乃亦以偶然名爲春秋强入擬經吾嘗謂友人孔子旣成春秋未審晏平仲嘗得一見否即使見之亦未必料此書將來當尊之爲經而自作一書以擬之也然則擬經門之入此書是又誤中之誤矣

墨守傳注不敢稍出異議其失謟而固排擊先儒以意自剏新解其失鑿而妄皆非也過猶不及也余嘗謂是非天下之公爭論一已之私先儒何嘗無得失細心察之自見先儒何必不非議平心言之自足也六一嘗曰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所得已多矣正其失可也力詆之不可也蓋其說而理有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非好爲異論也此言深得後人讀傳注之法也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尚書呂刑文也荀子君子篇引之稱傳曰惟則定國呂覽權勳篇引之稱詩曰是逸詩也而左傳僖四年公孫支引之但曰臣聞之無過亂門呂覽原亂篇引之稱詩曰是亦逸詩也而左昭十九子產引之作諺昭十二作人有言曰惟亂門之無過國語亦作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臣無或作威及毋或作惡遵王之路尚書洪範文也而韓非有度篇引之稱先王之法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逸周書大匡解文也而左文元年引之稱周志有之脣亡則齒寒公羊僖二稱記曰注史記也穀梁僖二稱語曰左傳僖五作諺呂覽權勳篇作先人有言曰韓非存韓篇十過篇皆作臣聞國策齊趙俱引作脣亡韓策作脣揭莊胠篋淮南說林與呂覽作脣竭當揭之譌國策注揭猶反也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詩詞也而越語引之作先人有

言曰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左哀元伍員引之稱臣聞而戰國秦策引之以爲詩云（去疾作除害）木實繁者披其枝四語兩引於秦策一以爲詩一以爲臣聞之於安思危左傳引之（於作居）呂覽注引之皆稱書曰今見逸周書鄭典解中而楚策中虞卿引之乃曰臣聞之春秋

元白廷玉斑湛淵靜語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至孟子以多二也字而劉向說苑載泄冶之書曰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多論語之半而意始顯及觀書有曰爾惟風下民惟草復滅論語九言而意亦顯愚按湛淵以文之繁簡論其高下意謂書詞高於論語特不敢議論語耳而不知實僞古文竊論語而故滅之者今人盡讀論語胸中已瞭然於孔子立言之旨

則雖再減書詞如曰上風下草亦豈有不顯者若使未讀論語但見書詞則既不知必假之理將所謂惟風惟草者當作何解矣正如論語所云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而僞書故減之曰不學面牆若使未讀論語亦不知面牆二字當作何解矣（逸周書殷政總總若風草有所積有所虛）

小學

王觀國學林云爾雅曰治肆古故也肆故今也郭璞注曰肆既爲故又爲今觀國按爾雅釋詁一篇皆用一字爲訓曰治曰肆曰古此三字皆訓故也曰肆曰故此二字皆訓今也若從郭注則是以故今二字而訓肆也此篇未有以二字爲訓者（下引爾雅文據詳）釋詁釋言二篇皆用一字爲訓郭璞誤析其句反以故今二字而訓肆字義雖亦通而非爾雅句法也云云愚始疑郭氏所云

肆既爲故者必蒙上節言之謂上節肆字既與治古二字並訓爲故此節肆字復與故字並訓爲今故曰肆既爲故又爲今也玩既字義甚明既念此亦易曉王氏何至誤會因取爾雅注疏覆按之則王氏荒唐極矣郭既以肆既爲故又爲今七字解肆字即以今亦爲故故亦爲今此義相反而兼通者十六字解故字復以皆見詩三字總解肆故二字其明白曉暢如此邢氏正義則曰肆不殄厥愠毛傳云肆故今也即以肆之一字爲故今之一字訓肆故二字也其明白曉暢又如此王氏見注不見疏郭氏字別爲義云云是謂毛以故今二字訓肆一字郭則以今但見注之上半而不見其下半且連引兩節經文而不知注語之蒙上節而猶繁稱博引曉曉然責景純誤析其句眞不知其何爲昏瞀錯亂一至於此也

申酉屬金申爲七月之卦故申在西方無可疑者楚鬭宜申字子西見左僖廿六傳楚公子申字子西見左哀六傳故王厚齋先生據以斷孟子子西之爲曾申眞是鐵據可息紛紛者也乃淮南墜形獨曰正東陽州曰申土注謂陰氣盡於北陽氣復起東北故曰申土按史記律書以申爲七月又曰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釋名亦曰申身也物皆成其身體各申束之使備成也然則劉安高誘孤文單證爲不足據矣

古音蕭肴豪與尤有宥同音其在入聲者與屋沃覺同音至今日相去甚遠不可復合然自三代以來尙有留遺至今未改換者今人但知某音某而不知古本同音也若皦之與爆暴之與曝咒之與祝非特分音且復分字矣其字尙未改而須轉音者如覺音教較音角樂音效皃音貌雹音報告音谷梏音考蓼音戮

蠚音毒宿音秀讀音逗復音阜去聲覆音否簇音嗾柚音軸肉音肉好之肉皆須轉入別音其實本是同音無煩轉也且此十五韻中偏傍每相通借卽如翏之一字具有數音而卽備此三部之音集韻力救切音溜又力弔切音料憐蕭切音聊又力竹切音六而蕭肴部中則有寥漻飂憀膠嘐摎顟嵺轇僇醪翏膠嫪諸字尤有部中則有瘳鏐飂璆膠繆樛鷚摎蟉勠謬廖戮諸字屋沃部中則有勠戮僇蓼繆諸字其他互相通借者如蕭肴部通尤有部則有凋彫雕蜩調啁綢裯從周怮坳窕㧒㕙從幼鍫鍬湫愀從秋濤檮翿飀禱擣穛從壽茅罞從矛烋從休猱從柔鵃從舟鱦從幽艘㛐從叟髫從咎猶從狃虓從九擾從憂之屬蕭肴部通屋沃部則有蕭潚簫嘯驌從肅條梟樂從木椒從叔䀇從目掉淖罩踔趠悼從卓麃從鹿攪從覺䃽從駮蘇從

毒之屬尤有部通蕭肴部則有枹從包曉從堯噍從焦窌茆從卯通屋沃部則有涑從束槈從辱蔟嗾從族繡從肅之屬屋沃部通蕭肴部則有燠澳隩奧從奧瀑襮爆懪曝從暴酷梏牿嚳硞從告熇鎬從高毣眊從毛駁從爻較從交穛從焦稍箾從肖邈從貌雹軳颮從包通尤有部則有柚舳柚從由蹴噈從就䲗從充蚰從丑茜從酉之屬本是同音故其偏傍相類如此　吾言蕭肴尤有屋沃三部通音證之於詩固同在嶋部中即如清人第三章云（此詩每章皆句句爲韻）清人在軸今屋沃部也駟介陶陶今蕭肴部也左旋右抽今尤有部也中軍作好今蕭肴部也於今音似枘鑿不合而不知古音則秩然不可亂如此然則何煩轉音借叶乎即就此三部而論古音固是同部而今韻書中亦尚有彼此互見者如蕭肴尤有二部互載之韻則有調噍瀌儵飂

繇蘇髟惆啁掐窌袍摎綢裯咎湫幬蓻之類蕭肴屋沃二部互載之韻則有熇蓻熿貌爆踔樂較覺櫂告暴眊蘇澳瀑貌之類尤有屋沃二部互載之韻則有晵繆湅勠宿柚翟復匊𤸤副畜蔟伏讀輻之類雖後人辨別異同不可爲訓然亦足證古音之本通也

三百篇中釋音宜曰古音某或曰古與某音同不得謂之叶音某通借某音也古本同音而反謂之叶借正猶考三代地理而曰併江浙爲揚州分山東爲齊魯也

韓詩外傳載麥邱封人祝齊桓公辭首曰使吾君固壽金玉之賤人民是寶（新序載此作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爲寶）按寶與壽爲韻古音也詩鼓鐘伐鼛與洲字爲韻鮮可以飽與首留爲韻中軍作好與抽爲韻核之今韻是蕭肴豪通尤韻也詩三百篇無不然者而左

傳褭四虞人之箴白畫爲九州州字始韻其下道字廟字草字擾字獸字牡字皆同一音至末四句家字夫字始換一音推之三代有韻之文無不然者大戴禮武王履屨銘曰愼之勞勞則富富與有同音者也故與勞同一音也戶銘曰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謀與搖同一音也史記箕子麥秀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好與油同一音也尙書大傳作不我好仇韓非子周秦之民歌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子與已爲一音苞與謳同一音也薛尙功鐘鼎款識周遲父鐘銘曰萬年眉壽子子孫孫無疆寶寶與壽同一音也左傳哀二十一齊人之歌曰魯人之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惟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憂與皋覺蹈同一音也國語九晉惠公改葬共世子謠曰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臭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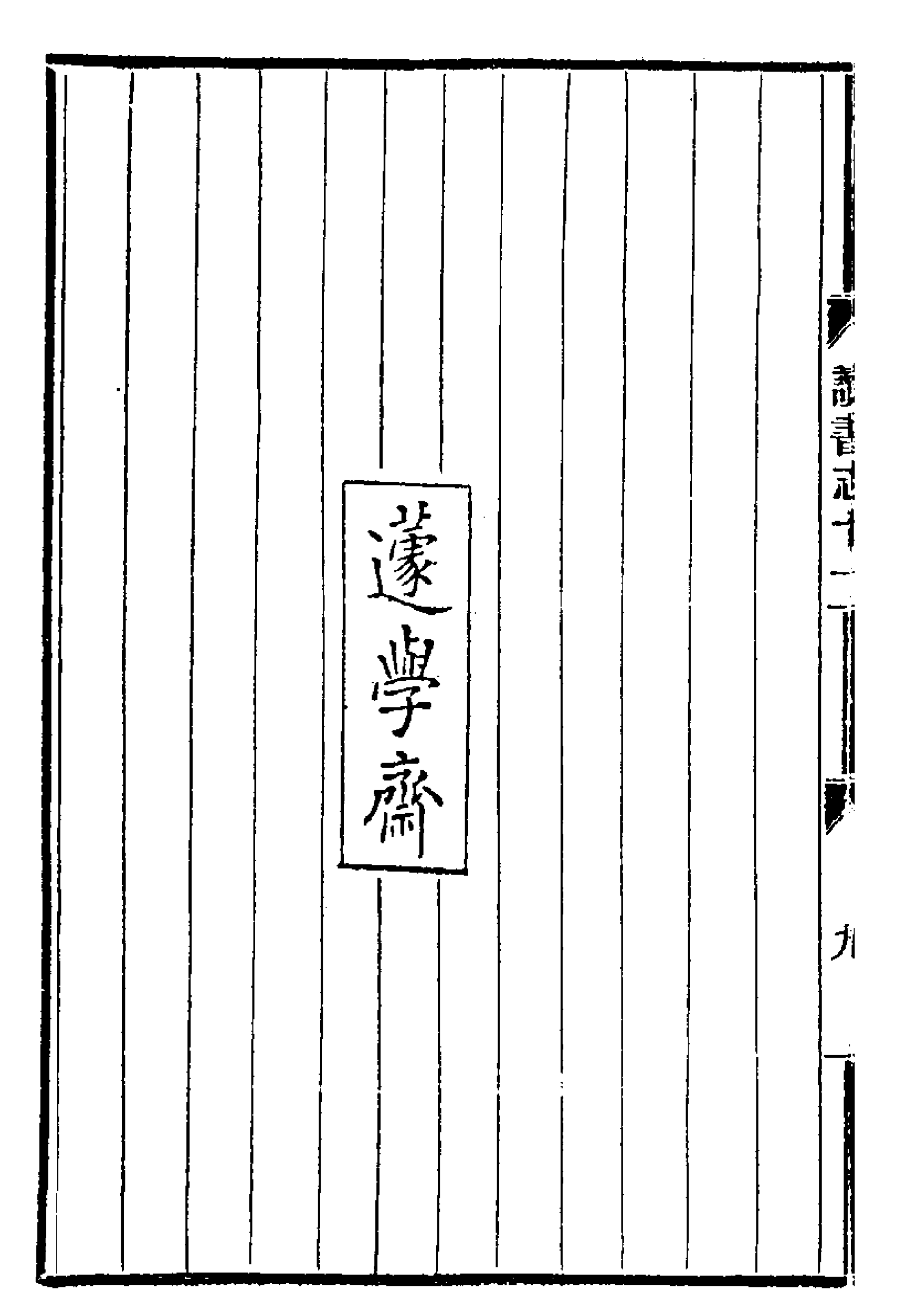
報同一音也國語七爾銘曰不能爲膏而祇離咎也咎與膏同一音也左傳哀十六魯哀公誄孔子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疚與弔老同一音也老子曰不出戸知天下不窺牖知天道以戸下爲韻牖道爲韻也若此者未易一二數而左傳哀二衛太子禱詞亦有韻之文也其詞曰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是討字矛字羞字愛字皆同一音也

朱竹垞序張刻玉篇誤稱上元本於是提要遂以誣張士俊謂其故刪重修牒詭稱上元本而左袒竹垞謂其未見所刊以意漫書不知張刻即出朱氏所授何得未見而張刻明稱大廣益會玉篇何嘗詭稱上元本哉提要中頗多意測之辭而於此書則

即首葉朱序末終讀之可謂疏矣至朱序之誤蓋由年高錯記
當張刻此書時以竹垞名重不能不刻其序又以竹垞年高不
敢請其改作此或張氏當日所以仍刻誤序之故然何妨即朱
序後附識數行以明其誤即不貽後人以口實矣是亦張氏之
疏也　提要云朱彝尊序力斥劉淵韻合殷於文合隱於吻合
焮於問之非然此本實合殷隱焮於文吻問彝尊未及檢也云
云按此本上平分文欣上聲分吻隱去聲分問焮明白如此何
嘗合乎宋人諱殷字故改二十一殷爲二十一欣豈作提要者
但見目中無殷字更不考書中欣韻卽殷韻否又不檢後二本
目中有隱焮韻而遽妄言之乎然重本改殷爲欣提要於前條
言之矣豈至此又俄忘乎若以本注同用便謂之合則上平中
所注同用之韻悉爲劉淵併合之所本又豈僅文殷二韻乎況

去聲中問燃二韻此本各注獨用所謂合燃於問者又何謂乎
前玉篇以朱誤而誣張此則朱不誤而又誣朱皆不可解事也
邵子湘長蘅古今韻略世稱博雅其據樂府杜韓詩論古詩通韻
不刊之論也若其於吳才老楊用修二家古叶外增入叶字則
有貪多之失即如於東韻據行露增入家字謂與訟叶又於屋
韻據行露增入家字謂與獄叶此大不通之說也三百篇無句
句有韻之理無論家字二章俱不入韻但使一章偶然可叶亦
不能據以收入苟依邵氏將關雎女字可入鳩叶又可入采叶
又可入芼叶耶偶爾翻閱未究其全俟暇日當合諸家參校之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十一



遂學齋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十二

鄞　徐　時棟　同叔

史上

史記

太王王季之追封爲王禮記大傳以爲在牧野武成之後是也中庸謂周公所追封誤矣乃史記周本紀直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稱王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蓋王瑞自太王興云云嗚呼服事之德古今無兩而幷土無二王之義而不知烏在其能服尋哉故西伯受命稱王之說斷斷其爲妄語也又按史記敘述逸泰誓語中云予小子受先功徐廣曰一云予小子受先公功諸家所引亦多作先公然則武王口中明稱先公安有追王

之事又禮記引逸秦誓亦但稱文王爲文考者文王在日已受命稱王至於十年之久而其子乃去其王號而僅曰文考亦事理之所必無者也

亡秦者胡於是始皇防胡而禍乃在胡亥又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亦民閒有此語而南公述之其後西楚起兵亡秦世儒以爲言驗余謂非也蓋楚者秦莊襄王也當其爲質於趙趙不禮楚是所謂三戶也其後納不韋有身之邯鄲姬而生秦政以呂亂嬴政立而秦亡矣故曰亡秦必楚也

天下號令在某人則某人爲本紀此史公史例也故高祖本紀之前有項羽本紀高祖以後不立孝惠皇帝本紀而獨立呂后本紀固以本紀爲紀實而非爭名分之地也此後無人能具此識力亦無人敢循此史例矣　後世史官自史公外多不曉史法

即如史記立項羽本紀若使之修漢書必且爲王莽本紀而孟堅不敢也此便是班馬優劣顧聞此言者往往不知吾意謂余好作異論則請以孔子史法言之春秋之作所以懼亂臣賊子者也其人苟弒父與君則梟獍巨逆人人得而誅之必當斧鉞之於其終身者也乃文十四年書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而文十八年又書齊人弒其君商人亦曰其君亦曰弒其君與凡無罪而被弒者分毫無異中閒六稱齊侯亦與無罪者分毫無異又襄三十年書蔡世子般弒其君固而昭十一年又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亦曰蔡侯亦曰誘殺之（昭十六年楚子誘戎蠻子殺之）與凡無罪而被殺者分毫無異中閒三稱蔡侯亦與無罪者分毫無異可知罪大惡極至於躬行弒逆之人而既已自立爲君後之史臣即從而君之不在於區區名位閒爲斧袞也然則依春

秋法而作漢書彼王莽者豈宜爲列傳乎　或曰衛州吁齊無知皆弑君而據國者也州吁且嘗會諸侯矣而二人者之被殺春秋何以不書弑其君耶曰竊位未久也先君未葬也或曰聖人作春秋正名定分豈以時之久暫爲區別乎曰時之久暫何可不論且如尋常繼統之君先君未葬則稱子未踰年則稱子然則他人尙以時暫不得成其爲君而況於亂臣賊子乎　本紀史之綱列傳史之目史官記事之體例如此而據事直書正統篡竊自見新莽竊位擅號令者至十五年而可無本紀乎蔡般不過十二年齊商人僅僅四年未嘗分別之以爲閏統也若謂般與商人雖弑逆而是公子若莽則異姓矣故不得爲本紀然則劉信劉玄皆嘗爲天子孟堅何不爲之立本紀而呂雉異姓又何以居然本紀乎蓋班范以後皆視本紀二字如後世所

稱正統然者又如宋儒所稱道統然者故斷斷硜硜不輕予人而不知其非史法也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分四格一大事紀二相三將四御史大夫而以皇帝紀年列之首格其例是也乃其廢罷皆倒書於上格中此例絕不可解如丞相蕭何薨宜書於第二格者乃倒書之大事紀中罷太尉官宜書於第三格者乃倒書之相位中御史大夫周苛守滎陽死宜書於第四格者乃倒書之將位中此後凡廢罷薨免並同此例不在本格驟閱之令人茫然

留侯世家並不言張良何字而於傳中刻六國印時突云子房後世文字無此例也　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又曰臣請藉前箸爲大王籌之下復十一稱陛下是時高帝未稱尊號而忽陛下忽大王是史遷文字疏忽處

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此史記留侯世家中語也向聞讀者以子房二字爲句以前客云云爲句余謂義亦通暢但不如以子房前三字爲句客有爲我云云爲句則於文法較爲潔淨有姿致　留侯策封六國後之不可凡八今按其說惟第八謂天下之士從漢王者不過欲功名富貴耳今既立六國後則天下士皆歸事其主無與大王共取天下矣此說爲最切近當日情事其前七說引湯伐桀武伐紂以及表閭封墓發粟散財偃武脩文休馬放牛諸事皆迂談闊論而不切事情蓋當良初進說時亦無深謀心以爲不可而不能得其肯要姑隨意泛說之耳且果立六國後豈惟謀臣戰士不復從漢王哉將其國中人民皆思故主矣國以民爲本民心思故主漢焉能據而統一之哉良語不及此何也

余嘗謂留侯爲呂后計召四皓輔太子於是太子得不廢而呂
以日彊是呂之幾亂天下者留侯之力也而當孝惠初崩呂后
之哭不哀留侯子張辟彊爲侍中方年十五遽爲丞相陳平等
定計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復令諸呂皆入
宮居中用事丞相從其計太后乃說而哭始哀呂氏權由此起
嗟乎幸產祿皆庸人無能爲耳不然酈兄之說不行而天下危
矣推本禍始非辟彊一言誤之乎呂氏幾滅劉氏而助其燄以
玉成之者實張氏父子可異也

周勃世家云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
箸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
乎孟康曰設胾無筯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恨之如淳曰
非故不足君之食具也偶失之愚謂如淳說非也孟說亦不明

景帝蓋借此示意若曰待爾如此豈非有不足於君乎猶俗云待爾不周備豈非得罪於爾乎語若自謙而實示以薄待之意使之自明以告退也故下云條侯免冠謝而景帝亦不答謝遽離坐而起至條侯趨出復有怏怏非少主臣之語而條侯乃終不悟以至受獄吏無賴之語而坐應許負餓死之言甚可惜也

伯夷列傳中說盜跖其語原本莊子是引用以爲文章可也而集解復據莊子直注之曰盜跖柳下惠之弟則大妄矣莊子稱孔子見柳下惠云將往勸盜跖此如何語而可爲典要耶援此爲據者甚多不獨裴駰一人而已皆不可解楊倞注荀子賦篇亦曰跖柳下惠之弟勸學篇亦云柳下季之弟述莊子更詳　呂覽誠廉篇載夷齊語有曰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有曰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云云有曰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有曰遭乎亂世不爲苟

在今天下闇周德衰矣按史記僞采薇歌全是藍本於此
晏子傳稱其僕聞妻言抑然自下呂覽士節篇載晏子出奔而北郭騷以死諫於君而晏子復相而其始則晏子之僕以爲賢者而教晏子分倉粟府金以養其母也豈同一僕乎何晏子之僕之多賢也若史遷果爲執鞭亦非凡僕也
王翦傳亦佳末云三世爲將必受不祥尤可爲嗜殺人者戒
史公敘述馮驩事迴不及國策惟釀酒買肥牛數語差不寂寞然入之史記是佳文入之國策則又不類文章一道雖關天資學力而時代風會所限亦自有不可強者　孟嘗君傳贊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僅五十六字而蘊蓄多少然但見史記覺此贊

亦不過爾爾乃讀臨川集之論孟嘗君者劍拔弩張竟似翻陳出新一篇用意出色文字乃至復讀此贊始歎王荊公翻新之語盡是史公語耳而荊公怒罵史公和平荊公用力史公隨意荊公一氣說盡史公含蓄有餘荊公明斥其不得爲好士史公但稱其好客自喜而不得爲好士之意令人於言外見之噫文章高下厚薄乃至於此可以悟文法矣聞荊公作文甚崛強凡他人與己同意卽便毀棄已作今其論孟嘗君全脫胎史公何耶

魏公子以客赴秦軍欲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一段文字讀之不覺手舞足蹈眞是天地間有數文字肅妄鉅子動言簡潔果如其言則此段與史事毫不關緊要盡情删去之亦有何妨且使後人爲此傳於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

之下即可直接云侯生乃屏人閒語曰云云本事已足覺辭泱而行至公子再拜因問凡一百四十五字都是贅瘤辭費矣嗚呼此史法文法之所以爹絕於今世者也　吾嘗謂史公作信陵傳最出色有姿致今夜讀之甚喜急呼酒大飲以此傳下之惟傳首是時范睢亡魏相秦至公子患之三十四字可删又贊語亦平平不稱其傳贊末與傳末重複更覺著此無謂若依吾言盡删去之真是絕世高文在史記中亦不多有世有知者必謂余言深得史法

史公襲用國策語多奇偉即點竄一二亦覺神奇獨至抄襲尚書以訓詁代經文則多點金成鐵者知史文可以人力學之而經文不易效也

西漢名將韓淮陰第一條侯次之而皆不得其死可惜也

石建取父中帬厠牏身自浣滌注謂厠牏小袖衫也師古曰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牏音投而青箱雜記以蘇林說牏溷板溷板不必親滌當以顏說爲是

龜茲傳曰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而隋書劉炫傳稱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炫能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有遺失假令炫生漢世史公必當删傳中語矣因知千奇百怪何所不有迂儒動以理斷而欲知上古之事測海外之情亦烏乎不失哉

捋虎鬚入虎穴幾不免虎口哉語極諧駘可喜史記用僞莊耶抑僞莊竊遷史耶

褚先生史筆與史遷相去何啻萬里而敢於下筆以補綴之亦怪事也然終以補綴史記得附驥以傳至今亦行險以僥倖者也

褚先生所補記或有裨史事者附存之可也乃至三王世家後所言皆注史文也宜小書爲史記注不當列爲正文

漢書

陳勝傳故涓人將軍呂臣注謂涓人如謁者涓潔也主潔除之人後世則專屬之宦官如涓人中涓之類似謂其人既受宮刑除去穢物其身涓潔也

後世稱天子爲官家是從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而來雖俚而文東平王傳呼天子爲縣官注云不敢指斥成帝故謂之縣官又霍光子禹傳亦云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亦謂天子也然不過此數處耳其餘稱縣官者甚多皆是謂州邑吏矣

敘傳皆引滿舉白注服虔曰舉滿桮有餘白瀝者罰之也孟康曰舉白見驗飲酒盡否也師古曰謂引取滿觴而飲飲訖舉觴告

白盡不也一說白者罰爵之名也飲有不盡者則以此爵罰之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釂者浮以大白於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是也愚按當以孟康及師古前說爲是服說云罰之已是餘意至顏氏後說謂白即罰爵之名則引滿舉白豈得釋以引滿舉罰乎且引魏文事爲證則將曰罰以大罰又曰舉罰罰君可乎大約舉白者謂舉而盡之也浮以大白者謂罰以大桮而使舉盡之也　浮字當罰字解古無不然晏子雜下請浮晏子君命浮子爲我浮無宇也淮南子蹇重舉白而進曰請浮君

後漢書

古制有不可解者即如侍中亦顯宦也而考其實乃是分掌乘輿服物耳獻帝紀注稱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夫儒者也而乃畀以宦官宮妾之任而猶榮之耶

崔伯玉稱張平子謂其制作侔造化此特以其作渾天儀著靈憲造候風地動儀等事耳若其著述則二京之賦四愁之詩膾炙人口而所作東觀漢記及條論遷固者不可得見前人稱東漢班張比之西漢兩司馬亦惜其史不傳然余觀其上書論史事謂王莽本傳但應載簒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按此即後世儒者高論正統之意而甚非史法也夫莽既簒漢有天下一切刑政盡出其手至十餘年之久班氏但爲作傳不立本紀已失史法而平子復欲立元后紀元后未嘗一日臨朝亦未嘗一日垂簾莽不過以姑氏之故陽尊奉之於宮中爲新室文母乃後世儒者竟取宮中老朽畀之以宰制天下之權非笑話乎夫呂雉之宜爲本紀者雉實臨朝而宰制天下者也此豈可援爲例耶假令是時元后已崩則十餘年中年月災

祥又將紀之於何所乎又其論東漢初謂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其將然後即眞宜以更始之建號於光武之初愚按亦非也更始雖漢宗室諸將以其懦而立之正與漢初之義帝相類光武雖爲之將旋即叛之劉項皆臣義帝高祖且徵兵討弒義帝者然史遷不於項羽本紀高祖本紀之上加義帝紀也況是時稱帝者多矣同姓則劉望劉嬰劉盆子劉永等異姓則王郎公孫述盧芳李憲等帝者紛紛而獨尊光武所封淮陽王而復降於赤眉而終爲赤眉所殺之更始以爲之紀何也又且莽奪天下於孺子嬰之手光武元年之春芳望又嘗立之稱帝於臨淄苟以後世儒者臆見論之則戊辰至乙酉十八年中正可援公在乾侯之例全紀帝嬰上接居攝下接建武漢家統緒可以一日不閒斷又何元后更始之足紀乎然而事非其實古

今萬萬無此史法也乎子嘗以紀元后更始之說數上書於朝不聽而後人編史不紀元后而竟有紀更始之年者故詳論之

蔡邕傳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得失云失得文家罕用宋黃伯思楚詞序叅校失母

三國志

稱漢爲蜀者當時敵國之謬語耳吳既與漢通好卽不稱蜀江表傳引孫權語云前所以名西爲蜀者以漢帝尚存故耳今漢已廢自可名爲漢中王也至權稱尊與漢爲盟盟辭一則曰漢與吳再則曰漢之與吳三則曰漢吳四則曰害漢吳伐五則曰害吳漢伐其稱謂確鑿如此然則當時敵國尚正名號而後世乃復沿謬語耶

吾嘗極不然先儒之論正統若以在位之賢否爲分別則三代下

幾可無正統矣若以得位之正否爲異同則舜禹外亦可無正統矣尤可笑者則於分疆裂土之朝而强與之論正統也如漢後之有三國當是時各君其國各臣其民時而兩相侵奪時而交相往來此亦何嘗有所統屬者而生乎其後數百年之人乃忽攘臂而起私以其當時之鄰邦敵國爲之臣屬一則大書之曰此正統也二則分書之曰此閏統也此非特爲所分書之閏統也者必不甘心即爲所大書之正統也者亦必將赧顏而不受猶之古有三人者本是朋友而後世有好事者論其行事之賢否曰某一人者父也此二人者其子也何以異於是而況忽予忽奪俄主俄臣方尊曹家旋與劉氏而爲門戶之見者又交口稱譽之直謂是聖人復起不易斯言殊不知溫公之以魏爲正統者以北宋乃受異姓之禪而得天下者也文公之以蜀爲

正統者以南宋乃宗室子弟而偏安於一隅者也其君極似魏安得不尊曹家其君極似蜀何得不與劉氏（陳壽三國志之予魏猶溫公意也習鑿齒漢晉春秋之予蜀猶文公意也而陳壽名書仍曰三國志則壽見尤高出後來）此是二公私意亦爲人臣者不得已之苦心易地則皆然也浸假錢氏私竊大號與宋爲敵其臣而苟倘論史事必且尊孫吳爲正統矣然則有爲之言豈遂可據以爲定論耶

壽謂武侯國不置史記注無官則妄言也豈有武侯經國而不立史官者耶蓋蜀中兵燹以後文獻無徵壽欲詳紀二主事績而無可考者故有此語明非簡陋然則後人咎陳氏於蜀書最略者亦可已矣

晉書

五行志載哀帝隆和初童謠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久桓公入

石頭陛下徒跣走此與明末崇禎初年之天啟七崇禎加十還有福王一之語絕相似而明末語更顯而驗更奇

南史

一日與友人飯村家先陳鮮魚乾二味主人自言無肴友戲之曰已得十品何云無肴主人不解友曰二五豈非十耶吾鄉鄉音魚與五同音故云然此友未嘗讀書此謔何異任昉之戲庾杲之食韭菹瀹韭生韭而云三九二十七種耶此等語居然入之正史流傳至今是亦史家之無識也　三韭等語入之世說語林足見前輩風流不意竟采入史則可怪矣　李崇爲尚書令富而儉食嘗無肉但韭茹韭菹其客李元祐謂人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種見雜俎集此等語固是盡人能道不必勦說也

北史

薛孝通傳載孝通與同人詣晉祠諸人皆拜孝通獨捧手不拜曰此乃諸侯之國去吾何遠拜者慚焉此事入之史傳以爲佳話也紀文達閱微草堂筆記記一員外郎至椒山祠長揖不拜人問之曰我亦員外彼亦員外人曰彼忠臣也其人曰我奸臣乎相與大笑之由孝通事類觀之慚者是乎笑者是乎

舊唐書

漢書依劉氏父子錄略始爲藝文志三古典籍自應備載其後史家多缺此志隋書復志經籍事兼數代自應考厥存亡詳其著錄至劉昫爲唐書作經籍志則方承隋後例宜變通但當記本朝著作不當更及先代矣乃舊唐志中全本開元時毋煚所爲古今書錄摘其書名撰人以成此志而開元以後唐人所著書反盡闕如是乾元殿書目簿而非唐書經籍志也於作史體例

殊大乖舛　唐人著作於四部各有源流此豈容缺略者而史部中如實錄儀制刑法地理尤關一代政體之大今實錄止於中宗儀制止於唐書儀刑法止於開元令式地理止於開元三年十道圖但據所見之書錄便志全唐之藝文是猶但據唐六典作職官志而至德以後品秩高下可以不載但據元和圖志作地理志而長慶以來郡縣沿革可以從刪豈尙得爲一朝之全史也乎　經籍志序云天寶以後名公各著文章儒者多有撰述或記禮法之沿革或裁國史之繁略皆張部類其徒實繁臣以後出之書在開元四部之外不欲雜其本部今據所聞附撰人等傳其諸公文集亦見本傳此並不錄云云然則有著書而無列傳者將附其書於何處耶疏於考證自文其陋故其詞如此乃至我朝乾隆四年重刊舊史當時儒臣校勘之每卷之

末並有考證其經籍志下卷末考證云臣德潛按丁部集錄內
唐人自盧藏用後遽接沙門道士諸集而開元以來文如張說
蘇頲陸贄權德輿韓愈柳宗元李翺孫樵劉蛻杜牧諸人詩如
張九齡王維孟浩然李白杜甫元結李觀韋應物白居易李商
隱諸人皆不與焉其爲殘闕無疑也又沙門中無皎然靈徹貫
休齊已道士中無吳筠司馬承禎婦人中無上官昭容亦屬漏
略備觀新書所載庶乎完善云云本書卷首明白自序如彼而
校書者熟視無睹言之舛誤如此其時奉旨編校任非一人荒
忽之語更無指擿亦可怪也且一代著作並至開元今僅摘其
丁部丁部中又僅數此二十餘人夫自開元九年至於唐末二
百年撰著又豈悉數可以終物者乎
徐賢妃諫太宗疏有云業大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

陛下易之又云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千古良箴也而語極自然似出之甚易者不意初唐閨閣中有此等文字

高宗廢后王氏傳前既云永徽六年十月廢后及蕭良娣皆爲庶人囚之別院武昭儀令人皆縊殺之後復云武后令人杖庶人及蕭氏各一百截去手足投於酒甕中數日而卒然則果縊殺之耶果死於甕中耶不應一傳先後互異又傳云武氏入宮與后及蕭良娣遞相譖毀帝終不納后言后懼不自安密與母柳氏求巫祝厭勝帝大怒斷柳氏不許入宮后舅罷知政事并將廢后長孫無忌等固諫乃止俄又納李義府之策廢后及良娣爲庶人囚之別院是后寵久衰帝惡之深矣乃傳復云初囚高宗念之閒行至其所見封閉甚密惟開一竅通食器出入高宗

惻然呼曰皇后淑妃安在又云朕即有處置此段所載亦與上文大怒光景不合也　呂雉殺戚夫人斷其肢體謂之人彘而武曌殺王皇后及蕭良娣截去手足投酒甕中曰令此二嫗骨醉妒虐之性如出一律本自天生耶抑有所效法耶

唐范攄雲溪友議載先侍郎參李林甫計議後懼罪累逃隱衡山寺中爲行者喑啞不言者十年此大妄語林甫擅權在天寶四五年以後先侍郎卒於天寶初年已不及見安得懼罪逃避之事況十年乎當時與林甫同在中書如册命則林甫爲正使往往侍郎副之後人緣此遂造爲參計議之說而攄又妄言之作唐史者據此遂於侍郎傳中有嘗參李林甫計議士林薄之二語而不知皆妄說也史云天寶初卒只此一語已足破言者之妄矣　史云天寶初卒譜云天寶元年卒按天寶二年册命公

丰侍郎尙爲持節使則斷非元年卒也二年以後一切册命皆無侍郎蓋是卒於天寶二年者故曰天寶初也

儒學傳劉闢惜林蘊之直陰戒刑人抽劍磨其頸以脅服之蘊叱曰死即死我頸豈頑奴砥石耶闢捨之云云余謂砥石不如磨刀石當時怒斥之詞必不通文云砥石作史者易以典語反無生氣矣

新唐書

歐宋同修唐書而宋非歐匹也宋子京往往喜用隱僻字故六一以札闥洪麻戲之然其書既成朝廷以出兩手恐體裁不一復詔六一看詳令删定爲一體六一退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人所見不同豈可悉如己意於是一無所易又舊制書成奏御惟列官高者一人時六一官最高當專列名六一謂宋公於列傳

功深日久豈可掩其名乎於是紀志表書六一名而列傳書子京名文人自古相輕歐公此舉眞盛德事也本朝王鴻緒嘗爲明史總裁以衆人同修之明史而刊刻行世據爲己有直題之曰橫雲山人集此與歐公之分書姓名其厚薄高下何止霄壤耶

新五代史記

文忠新五代史譽之固多攻之亦復不少至有爲專書糾其繆者前輩謂薛史詳事實歐史工文章蓋歐公以文章弁冕當代其作此書筆削則學春秋紀敘則學史記刻意摹仿成一家言故後人羣以文章推之然吾謂即以文章論亦頗有不可解者姑勿論其他論其本紀凡本紀首書某祖宗某皇帝即繼之曰姓某氏諱某此史遷以來定例也今梁本紀首云太祖神武元聖

孝皇帝姓朱氏而不言其名諱下云其父誠生三子曰全昱存
溫竟不知所謂太祖者何人也雖下敘全昱僅一二語敘存溫
二人不數語即言存戰死讀者知太祖爲溫而於史法乖矣至
唐本紀則尤怪首云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下即敘其先世有
朱邪盡忠又敘盡忠死其子執宜歸唐又敘執宜死其子曰赤
心唐賜姓名曰李國昌又敘國昌子克用於是詳敘國昌克用
父子事至國昌卒詳敘克用數千言卷將終始見克用之子存
勖及云克用卒子存勖立而此卷終矣試令讀者掩卷揣之卷
首所謂莊宗者非克用而誰耶而孰知莊宗非克用乃是克用
之子存勖而歐公於下卷之首但云存勖克用長子而已中敘
其爲天子而於卷末但云皇帝崩而已亦不言其廟謚遂使人
讀唐紀至二卷莊宗之事已畢而竟不知所謂莊宗者果何人

也史家有此例耶如謂莊宗之爲存勖世無不知者不待別也
則五代之事固有舊史何煩更作耶如謂必爲天子而後稱廟
諡吾前卷敍其先世雖於克用加詳而不言克用爲天子可知
莊宗非克用也則如曹操身不爲天子而魏書何以稱太祖武
皇帝耶如謂後史不足法吾法史記則史遷作秦本紀未嘗不
敍其先世爲前卷而何不以所謂秦始皇帝者冠之於首卷之
首耶是則公之刻意學史記而於史公之例殆有未合者也歟
公之惡五代者甚矣其君自唐明宗周世宗而外無不視爲暴
逆之主矣乃獨於弒逆之事隱而不書梁太祖之弒於朱友珪
也唐莊宗之弒於郭從謙也皆書曰皇帝崩而已史以紀實實
被弒也而與得其死者同辭此豈得爲信史乎或曰是春秋法
也春秋於隱桓諸公之不得其死也皆書曰公薨而已噫若是

則大謬矣夫春秋魯史也孔子魯人也以魯人修魯史其諱國惡禮也萬世不易之定法也夫不見春秋之紀他國乎自衛州吁弑君以後凡以實告者靡不書之孔子殷人也宋其宗也而於宋事且無隱爲華督之弑殤公禍及其先人而曾莫之諱也史以紀實據事直書禮也亦萬世不易之定法也歐公之於梁唐非魯之尊非宋之親而諱而不書何耶夫宋之親猶不諱而況非宋耶公之言曰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又曰人知惡名不可逃爲惡者庶乎其息此皆其所以自附於春秋之旨者也今罪至於弑其君罪莫大矣惡至於無道而被弑惡莫加矣而盡沒其君若臣之實吾不知其所謂欲著於後世而使人知名不可逃者其罪惡更居何等耶是則公之刻意學春秋而於春秋之例殆有未合者也即以文章論之其不可解已如

此徐無黨注不能爲之補正而好言書法則尤史注中之蕪陋者矣

宋史

元人修宋史專以推崇道學爲事至於紀事書法槪乎未有聞也即開卷數葉太祖本紀中書紀元年月便令人不甚了了如云後唐天成二年生於洛陽夾馬營云云復云會周祖以樞密使征李守貞應募居帳下廣順初補東西班行首云云天成上不書明宗廣順上不紀周太祖登極周祖爲樞密使不稱爲漢樞密使皆紀述不明使人卒不可曉復云世宗即位復典禁兵云云復云三年春從征淮南云云其下連書四年五年六年於三年上不書顯德年號幾令不知史事者讀之尙疑爲廣順之三四五六年也後復云恭帝即位改歸德軍節度檢校太尉七年

春北漢結契丹入寇命出師禦之次陳橋驛云云則更可大怪周世宗以顯德六年六月殂其子宗訓所謂恭帝者即以是月即位此七年者誰七年耶世宗無七年恭帝以六月即位歷半年至明年之春必已改元久矣即使少主年號爲新朝所革除史臣不得闕之亦當云恭帝元年春北漢結契丹入寇云云焉得蒙混故君稱七年乎荒唐極矣

太祖紀於陳橋軍變事紀之甚詳凡三百八十餘字至廢恭帝爲鄭王尊符后爲周太后止其中有云夜五鼓有云遲明有云至晡而並不紀一月日已可怪矣乃敘次既畢即換行重起書曰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巳大赦改元定有天下之號曰宋云云則試令讀者掩卷思之此紀與前所紀者爲兩年事乎爲一年事乎則荒唐不勝言矣夫建隆元年即恭帝之元年也其前宜書

恭帝元年春正月某日軍次陳橋驛云云記至即皇帝位即當書云定有天下之號曰宋以其年爲建隆元年於是換行書建隆元年春正月某日遜周帝（帝上不得書恭字而宜加周字）及符后於西宮封帝爲鄭王（不當云易其帝號曰鄭王）后爲周太后（不當云而尊符后爲周太后）復書云乙巳大赦改元賜内外百官軍士爵賞云云若是則庶於史法較合矣

宋太祖叱雷德驤曰鼎鐺尙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鼎鐺有耳本俗語也入之文史亦雅而爲稗官沿用成惡俗語矣世傳水滸演義中最多

范仲淹傳初太后遺詔以太妃楊氏爲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噫失禮之事後世雖聖主亦有之特無敢言如文正者耳

張邦昌爲僞楚皇帝夫人而知之而中興姓氏錄叛逆傳載邦昌使高麗時會國王死國人重中國之使權立邦昌爲國王後詔還之始爲假王復爲僞天子此豈亦關命運耶先是崇寧間望氣者謂景州阜城縣有天子氣甚明詔開河縣中斷王氣其後邦昌劉豫相繼僭竊二人皆阜城人然則又係地理使然雖斷之而終不能使之不發見耶　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邦昌以中書舍人出使高麗至明州謁海神廟夜夢神告之曰他日當爲中國侍郎但不可爲秉政大夫此事吾鄉無知之者神語亦頗難解

建炎三年苗劉之變高宗避位太后抱皇太子臨朝其後高宗復辟韓蘄王擒傅正彥皆伏誅太子旋卒僅三歲耳史謂宮人誤蹴金爐有聲驚悸而死朝野雜記云太子爲張魏公殞於鐵塔

下史云云者爲魏公諱也夫三歲孩提有何知覺今上嫡嗣並非非種而擅殺之而國史至於不敢書魏公惡得爲純臣哉其後高宗卒至無子而覔太祖之後以爲子雖曰天意豈非人事宋史創立道學傳後人非之明人重修宋史依舊史原例後人更非之余始亦謂其非是既而思之立之是也凡一代之史遇事關國政沿習久遠爲前代所未有者卽當分立門類別創名目若志若書若表若列傳皆有此例所謂前無可因後不容襲者也宋之道學胚胎於東都而昌盛於南渡上自朝庭下至草野推崇尊奉之則高於聖賢詆斥排擊之則目爲朋黨淵源不絕門戶日分標榜相高眞僞雜出關國是而繫人心豈容不大書特書別爲卷目哉元明以來不絕其人然多私家授受而無與政事之得失固不得援舊例者矣　朱子一代人物非諸儒所

可及當入正傳不當入道學傳　既立道學傳則凡爲道學者盡入之已耳何乃優劣朱陸以道學儒林爲區別哉前人謂道學即是儒林無分彼此余又謂不然道學傳當在儒林傳之後凡箋經注史博雅淹通之儒當入儒林傳中其開堂講學薪火相傳說心談性語錄行世者則當盡入之道學傳中彼以流派分門類我即依其門類後先並載而史臣之事畢矣不必盛推之亦不必强抑之世有三長之史家必不以吾言爲妄也

金史

以敗爲勝以小勝爲大捷臣下以欺其君國史遂載其事余嘗謂由近事以律古人諸史所載戰功殆未易盡信也即如吾鄉高橋之役實大敗金人先是建炎三年十二月己卯高宗幸明州己丑出東渡門航海丙申浙東制置使張俊自越州引兵至明

州奏乞海舟上賜俊手書許以捍賊成功當封王爵俊既貪豔封爵又以俠士劉相如之策遂留俟之及癸卯與金人戰俊先遣統制官劉寶與戰兵少卻其將黨用邱橫死之既而統制官楊沂中田師中統領官趙密皆殊死戰而主管殿前司公事李質率所部以舟師來助知州事劉洪道又率州兵射其旁遂大破之殺四千人明年正月乙巳午刻西風忽起金人復乘之攻城西門俊與洪道坐城樓上遣兵掩擊又大敗之金人奔走墜田閒或墜水是夜拔寨去屯餘姚且請濟師於完顏宗弼庚戌金人復犯明州俊禦之於高橋而俊意不欲留明州乃託言上召我扈從辛亥盡將其衆入台州洪道亦以丙辰夜悉府實微服與副總管張思正引所部奔天童山明州遂爲空城有惡少與崇節馬軍千人而已至己未金人始破明州數𪽈砰城樓守

者奔散而出城遂陷幷無所謂攻克與戰勝也於是脩前敗之怨搜剔殺掠無所不至其報宗弼者曰搜山檢海已畢而宗弼曰如揚州例遂幷焚其城二月丙子引兵還臨安時金人已出明州登海舶追襲高宗數次矣終不能及故去此金人攻破明州始末載之宋修四明志中爲時甚近蓋尙有目擊其事之遺老所傳述者故得詳悉如此而金史太宗本紀云天會七年（即宋建炎三年也）十二月壬寅敗宋兵於高橋宋主入於海壬寅癸卯相差尙即一日而是時高宗入海已閱十五日之久乃據其書法一似宋主以兵敗始遯去者至云敗宋兵於高橋則直是當時阿里蒲盧渾（來明州將官）掩飾已罪以敗爲勝故爲妄語以欺其主者國史遂據書之耳特高橋之捷爲南宋中興十三戰功之首以元人修金史不應沒不考據而猶沿其誤也　太宗紀又云

八年正月已未阿里盧蒲渾克明州執其守臣趙伯諤此又當時夸大其功故以所俘不知誰何之趙伯諤而强之以爲明州守臣以欺其主者也考明州守臣本張汝舟及高宗來明州汝舟供奉簡儉上嘉之以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而以御營使司參議官劉洪道知明州至正月已未金人破明州是時洪道奔天童山三日矣城中軍馬寡少以酒官李木將之爲有所謂守臣者金人既退洪道復來剽民家窖藏其麾下精卒暴橫尤甚幾爲州人將璉所殺是年四月罷之貶秩二等以直秘閣向子忞知明州則此時數月閒明州凡歷三守臣亦焉有所謂趙伯諤者但即明州一事觀之史多失實如此此事自當以寶慶四明志爲信史惟作志之時不能知北事故金將姓名亦失之今按之金史始知爲阿里盧蒲渾也又志言正月乙巳之

敗虜請濟師於完顏宗弼又言庚戌虜酋兀朮引衆再犯明州又言虜既破明州遣人聽命於完顏宗弼是不知完顏宗弼即兀朮也且兀朮並未至明州金史本紀云十二月丙戌宗弼取湖州丁亥克杭州阿里盧蒲渾追宋主於明州戊戌阿里盧蒲渾敗宋兵於東關遂濟曹娥江壬寅敗宋兵於高橋八年正月己未阿里盧蒲渾克明州二月乙亥宗弼還自杭州此則自當以金史爲據且志亦知宗弼之未來明州特誤以阿里盧蒲渾爲兀朮而不知兀朮乃宗弼之原名耳

太宗紀於天會四年正月書太上皇帝出奔又於閏月辛酉書宋主桓出居青城又於十二月癸亥書宋主桓降是日歸於汴城是來降者但是欽宗而無徽宗也乃忽於五年二月丙寅書詔降宋二帝爲庶人於六年八月丁丑書以宋二庶人素服見太

祖廟遂入見於乾元殿封其父昏德公子重昏侯上僅一帝下忽二帝史法之疏也　太宗紀天會四年二月海濱王（金降封遼主延禧為海濱王）家奴誣其主欲亡去詔誅其首惡十一年八月戊子趙楞誣告其父昏德公謀反楞及其壻劉文彥伏誅夫誣以欲亡去尚在情中誣以謀反則徽宗是時雖封公爵實與纍囚無異此不可以欺婦豎而敢以此誣之眞不情之尤突以奴告主尚在非理之中以子誣父且是患難中之父子而忍以此誣之眞無理之尤突況遼奴前車不遠即使病狂喪心希圖富貴焉知不蹈覆轍余疑直是金人欲殺此二人特文致其罪以飾耳目耳　雜史並謂徽宗考終欽宗則為金人所殺而金史海陵紀乃云正隆元年六月庚辰天水郡公趙桓薨何也

金人雖不能統一天下然百二十年之中滅遼破宋臣虜其君威

震中華攝服與國亦雄矣哉觀金史世紀其始祖以子身流落他方無所憑藉偶以一言之中遂娶六十歲老女子居然生二子一女以漸興起卒成帝業豈非天哉　六十歲老女子能產三兒此事理所必無者金始祖娶之或是偶邀天幸然完顏部以兩族爭鬬不解來煩始祖解之而曰若能爲部人解此怨使兩族不相殺部有賢女年六十而未嫁當以相配此正如今人煩人作事曰事成將厚報汝則豈有許人厚報而以廢物者始祖聞言忻然許諾既爲諭解欣然納之又豈有爲人作事願受人廢物以當酬已者然則此時完顏部落蓋其種類稍與華殊六七十歲婦女生子蓋是常事許者受者蓋皆視此老女子爲宜男之奇貨耳史贊謂娶六十之婦而生二子一女豈非天耶疑尚不達其情事也

楊最諸臣贊曰語有之君仁則臣直當世宗之代何直臣多與重者顯戮次乃長繫最幸者得貶斥未有苟全者然主威愈震而士氣不衰批鱗碎首者接踵而不可遏觀其蒙難時處之泰然足使頑懦知所興起斯百餘年培養之效也而吾謂忠孝節義爲天地閒正氣有一日天地即有一日忠孝節義之氣撑住於其閒故雖亂臣逆子之世亦必有一二忠其所事者此豈盡關培養之效乎明太祖殺戮忠良虐及士類成祖以弑逆得天下所以酷禍忠節士者爲古昔所僅見其後制刑至於廷杖待士之薄極矣然而忠憤之士史不絕書至其亡國而殉節捐軀者難更僕數自是天地正氣不可澌滅耳而乃云百餘年培養之效夫明之待士有何培養之足云也哉　正氣固在天壤閒至

性亦具人腔子中若必以培養之效而言則瞽不必有舜鯀不必有禹矣故忠孝節義在人自奮而以培養立論是亂臣賊子反可藉口矣史臣失言姑詳論之

嫏嬛樓讀書志卷第十二

著雍涒灘之歲孟秋月鄞徐氏遂學齋印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十三

史下

通鑑前編

金仁山書釋氏生於昭王庚戌始吾雖惡其妄猶以爲必有所據及閱周方叔嬰危林則羅列佛生典故甚備綜其所考其紀日有二月八日生者佛經薩婆多論有三月八日生者佛所行讚有四月八日生者因果經瑞應經泥洹經其紀世有聖殷王時生者法顯傳有周平王時生者像正記有桓王時生者道安論有莊王時生者費長房錄其紀世幷紀年月日有桓王五年乙丑生者羅什紀石柱銘有莊王九年四月八日生者附晉書有莊王十年甲午二月八日生者普耀經本行經

有莊王十年甲寅四月八日生者路史引謝承漢書有魯莊七年即莊王十年四月辛亥生者李善注王巾頭陀寺碑引顯微吳縣記釋元應說二教論注引莊王別傳有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生者後魏書僧曇謨最說又法琳引周書記異又說紛紛眞方叔所謂高僧毀論既聚訟之莫憑一人紀載亦齟辨正論又引姚長謙又謂曇謨最及姚長謙周穆王天子傳及阿含經等又引齊時統上法師答高麗使語其齬而自貳昭平桓莊未定何主仲春孟夏未審其時者也乃仁山直斷以爲昭王二十二年庚戌生舍一切殷平桓莊之說而獨主昭王舍一切昭王甲寅之年而獨編於庚戌問其所出自注用周書記異修周書記異今不可見而魏僧曇謨最引之博士姚長謙又引之法琳對傅奕廢佛僧事引之貞觀十三年敕尙書劉德威侍郎令狐德棻問法琳佛生日法琳又引之其說載戹林中甚詳雖不足辨而盡云昭王二十四年甲寅生絕無

二十二年庚戌之說謂是偶誤則編年之書不容舛錯謂有別
據則舉要之中明注出處萬萬不足書之事而毅然大書之歷
歷有可稽之說而公然自造之此好奇之過也尼林或作周書異記或作周書記異按元僧沛室集引亦作周書異記

甲子會紀

皇極經世雖出大儒然荒遠上古誰實告之乃至鑿鑿然以黃帝
八年爲第一甲子此可信乎故三代以上甲子惟入春秋以後
始可排次其前當在闕文之列此書自黃帝至周平王幾二千
年紀年無一闕失即使辟方山應旂清夜自問能一一無稍疑
惑耶旣入春秋考證亦未能確即如惠王崩於戊辰閏月己巳
爲襄王元年春秋從赴故書王崩在己巳十二月左氏明言其
前年不發喪後年來告喪之故考國語周語晉語中所數襄王

幾年核之此年事實襄王元年實在已已與左傳悉合先儒不信左傳以庚午爲襄王元年不考國語之過也今此書亦以庚午爲襄元舍傳從經尚無不可而乃於惠王崩年書襄王畏太叔帶之難不發喪而告難於齊云云則舍傳而復與傳語首鼠兩端矣惟秦漢以後據史編年當無錯誤

繹史

帝王世紀古史考既佚不傳或見他書所引大約語多蕪雜不諧可信後來作者若蘇轍古史之悍羅泌路史之妄均無足觀獨馬氏繹史網羅古籍述而不作紀事本末洋洋鉅觀千古奇書也後有李鍇者抄撮此書作爲尚史而才識不長論斷乖刺道謂之無知妄作可矣

逸周書

逸周書未可盡信而其言事理亦自有確當不可易者命訓解曰
極禍則民鬼民鬼則淫祭淫祭則罷家此言頗與後世情事相
肖凡民家遇疾病患難連綿不絕則必見鬼疑神卜筮祈禱而
史巫紛若矣
逸周書又厚誣文王如武稱允文大武大明武小明武程寤酆保
諸解並言攻奪戰陳之法謀國取天下之道以教武王以語周
公似一家父子兄弟無日不陰謀豫備耽耽於商鼎者嗚呼誣
罔一至於此
程典解曰如毛在躬拔之痛無不省大聚解曰譬之若冬日之陽
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祭公解曰謀父疾維不瘳朕身尚在
茲朕魂在於天太子晉解曰吾年甚少見子而懾盡忘吾其度
文儆解曰壤非壞不高水非水不流皆極似諸子中語於尚書

甚遠也

尚書紀月日不紀年此想是古史體例如此由文推詩後人作詩往往開句用年號或曰皇帝幾十載或曰某某幾年春唐人尤多此法乃三百篇中則但有月日而無紀年如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曰吉日惟戊既伯既禱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曰四月維夏六月徂暑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似此不一而足而總不及紀年知古人行文自有定法如此乃至逸周書則體例不一有然有不然蓋其書眞僞錯雜或係古史所紀爲孔子刪餘之書或係戰國僞託爲後人附益之篇學者就此小小體例核其眞僞亦什得一二矣試臚舉之程典解之維三月既生魄程寤解之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御覽引此篇今亡大開解之維王二月既生魄文儆

解之庚辰（以上文王時）寤儆解之維四月朔丗俘解之維四月乙未日（此篇紀月日最多）王權解之維王不豫於五日（以上武王時）作雒解之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皇門解之維正月庚午大戒解之維正月既生魄周月解之維一月既南至謚法解之維三月既生魄（困學紀聞引今本無）本典解之維四月既生魄（以上成王時）史記解之維正月王在成周昧爽（以上程王時）皆但紀月日而無年歲者若大匡解之維周王宅程三年酆保解之維二十三祀庚子朔小開解之維三十有五祀正月丙子文傳解之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以上文王時）柔武解之維王元祀一月既生魄大開武解之維王一祀二月小開武解之維王二祀一月既生魄寶典解之維王三祀二月丙辰朔酆謀解之維王三祀大匡解（第三十七）之維十有三祀文政解之維十有三祀武儆解之維十有二祀四月（以上武王）

時成開解之成王元年作雒解之元年夏六月及二年明堂解
之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及周公攝政六年而天下大治及七
年致政於成王嘗麥解之維四年孟夏以上成王時則皆紀載年歲
與今文異惟作雒明堂二解敘述篇中爲紀事之辭而非紀年
之體其法與堯典之二十有八載及三載及五十載金縢之周
公居東二年洛誥之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較相若耳
又小開解曰佚而無窮貴而不傲富而不驕兩而不爭者鮮矣諺
曰一碗不作響兩碗叮噹響即所謂兩而爭也
大開武解曰若農之服田務耕而不耨維草其宅之既秋而不穫
維禽其饗之人而獲飢云誰哀之寤儆解曰無虎傅翼將飛入
邑擇人而食和寤解曰綿綿不絕蔓蔓若何毫末不掇將成斧
柯大聚解曰耦耕□耘男女有婚墳墓相連民乃有親周祝解

曰二人同術誰昭誰暝二虎同穴誰死誰生又曰故天爲蓋地爲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爲軫天爲蓋善用道者終無害又曰欲伐而不得生斧柯欲烏而不得生網羅皆極雋永似諸子似古歌謠

克殷解曰周車三百五十乘陳於牧野帝辛從武王使尚父與伯夫致師王既誓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崩商辛奔內登於鹿臺之上屏遮而自燔於火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諸侯諸侯畢拜遂揖之商庶百姓咸俟於郊羣賓僉進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武王答拜先入適王所乃尅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而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折（謂絕其首見孔注）縣諸太白乃適二女之所既縊王又射之三發乃右擊之以輕呂斬之以元鉞縣諸小白按白旂赤旂之說必是妄語吾前已極論之此解所云尤見誣妄雖

使殷紂當其時亦不爲此已甚況大聖如武王者而忍出此此眞其序所謂行大事者矣賈子連語篇言紂斸死紂之官衛與其軀棄諸玉門之外民之觀之者皆進蹴之武王使人帷而守之此言方合當時情理逸周書殷祝解稱湯放桀於中野中野士民皆奔湯桀請湯曰國所以爲國者以有家家所以爲家者以有人也今國無家無人矣君有人請致國君之有也湯曰否昔大帝作道明教士民今君王滅道殘政士民惑矣吾爲王明之言將爲桀開明士民使從桀也而士民終不願從於是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不齊之民又往奔湯於中野桀復請湯言君之有也湯曰否我爲君王明之士民復重請之桀與其屬五百人徙於魯魯士民復奔湯桀又曰國君之有也湯曰此君王之士也君王之民也而委之何也繼而湯不能止

桀之欲去乃曰欲從者從君桀遂與其屬五百人去居南巢湯歸薄三千諸侯大會湯再拜退從侯位讓三千諸侯諸侯莫從然後即天子之位按其言雖亦未可盡信然而聖人不得已之時伐暴救民其於舊君必當如此若克殷解所云則侯拜而王揖之又云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王太顚閎夭皆執輕呂以奏王王入即位於社則是驕矜之氣倨傲之色畢見於羣侯大會之時豈尙有聖人一點雍容氣象哉甚矣戰國妄人之誣先聖也孔晁注逸周書謂殷祝解爲事之不然則克殷解反當爲事之信然者乎

世俘解紀武王所得紂圖中獸曰虎二十有二貓二其數較他物獨少又紀之虎下諸獸之上似甚貴重不易得者即韓奕之詩亦言有貓有虎言之亦似足貴者然則必非今時之貓矣爾雅

釋獸曰虎竊毛謂之虦貓注云虎之淺毛者別名虦貓詩傳亦云似虎淺毛者也蓋直是虎類故皆與虎連言之猶麋之與鹿耳

諸書並謂縣紂頭於白旂惟荀子謂縣之赤旂世俘解則曰武王在祀太師負商王紂縣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馘入燎於周廟與克殷解所云大白小白又異要之事無故實憑空捏造不足辨耳乃至其所紀俘馘無國不有又云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國馘磿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此亦與明季流寇不大相遠矣又云俘商舊玉億有百萬又紀所狩禽虎貓糜犀氂熊羆豕貉麈麝麋鹿或數千數百少或數十則又與孟子所言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者相正反然則豈可信之乎

武儆解僅存八十餘字舊校謂此篇殘缺不可讀孔氏亦無注文

余按此篇蓋武王命周公立成王爲後之文故曰詔周公旦立

後嗣屬小子誦文及寶典王曰嗚呼敬之哉云云誦者成王名

也又按文儆解爲文王立武王爲後之命故篇首曰惟文王告

夢懼後祀之無保庚辰詔太子發曰汝敬之哉武儆解篇首亦

曰維十有二祀四月王告夢丙辰出金枝郊寶開和細書云云

兩篇並云告夢殊不易曉也

無依無靠四字諺語也皇門解曰俾無依無助

皇門解祭公解諸篇雅似尙書義亦醕正商誓解亦古雅其稱后

稷之德曰王曰在昔后稷惟上帝之言克播百穀登禹之績凡

在天下之庶民罔不維后稷之元穀用蒸享在商先哲王明祀

上帝亦維我后稷之元穀用告和用胥飮食肆商先哲王維厥

故斯用顯我西土其詞雅而其意殊薄終不似尙書之渾噩也
又篇首曰今維新誥命爾敬諸朕話言自一言至於十話言其
維明命爾似全從尙書敷衍之者
官人解亦見大戴禮中如曰喜之以觀其輕怒之以觀其重醉之
酒以觀其恭從之色以觀其常諸語皆極確當不可易而淺露
殊甚入之禮記則近似入之尙書全不似矣職方解之在周官
亦然
周書中多用韻之文又多計數如四徵六極八政九德之屬幾乎
無篇不有是皆周秦諸子故態學皐陶謨洪範而全然不類者
也愚謂凡過此等即非周史原書矣
周秦以前之書所引周書今皆在此書中故逸周書斷非全出於
戰國時也

周書七十二篇蓋必有數篇是周史爲孔子所删者戰國諸子又雜以傳聞附益之作不一手故其書有近尙書者有絕似國策者有似諸子者而法家兵家權謀家縱橫家儒墨家無乎不有而太子晉解則直是小說家語矣

古史

蘇子由生數千百年之後儼然紀載三古黜竄史記以爲古史史記固不盡可憑而古史亦豈可作據哉吾嘗謂莫遠於三代以上之年而莫雜於三代以上之書亦莫妄於三代以上之事實苟當吾世而欲考正舊事勒爲成書此必非博與識不可我朝馬氏所爲繹史庶幾乎博矣而識則未也子由古史亦或有所駁正而沿襲甚多甚哉識之難也彼繼古史而爲路史繼繹史而爲尙史者更無足與論矣

路史

羅氏路史全以讖緯道書示奇炫博本不足據加之以憑空臆造往往核其事迹十謁七八其文字亦以艱深文淺易議論又醋駁互見非佳書也且紀三古之事而止於夏代已可駭怪而旁見側出又常及漢晉後史事眞不知其體例何在也

讖緯之說盛於漢而肇於秦亡秦者胡其脉胎耳帝王世紀云桀見籙書云亡夏者桀於是大誅豪傑此因秦事而附會之不値一笑者而路史後紀獨引之何無識耶

今言

明嘉靖間海鹽鄭端簡曉著今言四卷專記明事中一條云李文達公天順日錄云八月十五日之變天下驚懼賴今上皇帝以太弟即位尊兄爲太上皇人心始安又云景泰不孝於親不敬

其兄不睦其室朝廷之上怨恨憂鬱災偏天下前後何不類如此云云余謂前條是景泰閒所紀後條是天順閒所錄無怪其前後之不類也嗟乎炎涼世態至施諸君父之前可歎也

明喬宇作南京中府守備題名記稱永樂乙巳詔以勳舊重臣鎮守按成祖崩永樂廿二年甲辰八月明年乙巳爲洪熙元年安得有永樂乙巳耶又尚寶司題名碑書少卿首姚繼次袁忠徹而姚繼下注云文敏公夔之子按繼實廣孝嗣子若文敏則方以正統七年舉進士安得有子在永樂時已恩蔭爲少卿耶又祭酒黃佐修南雍志稱弘治元年諫官張九功奏請薛瑄從祀上命禮部會議尚書周文安公等言薛瑄與元儒劉因嘗並議從祀大學士楊士奇謂其無所著述而止按薛文淸以天順八年方卒而楊文貞已早卒於正統九年安能逆阻文淸之從祀

耶以上數條皆爲鄭端簡所駁吾不解以本朝人說本朝典故以士大夫說朝廷掌故何至荒忽如此錄之以爲率意秉筆者戒

永樂之變誅戮廷臣至於族滅其家教坊其妻女雖盜賊尚不至此天理良心牿亡盡矣後世讀史者猶爲墜淚豈當時所謂靖難功臣者獨無人心曾不一言勸沮之也或曰非不欲諫毋亦逆鱗難犯不得不安緘默以全家而保妻子耳然今言載是歲十一月副都御史陳瑛言皇上順天應人以有天下四方萬姓莫不率服而車駕初至京師有不順天而效死建文者如禮部侍郎黃觀太常少卿廖昇翰林院修撰王叔英衡府紀善周士修浙江按察使王良沛知縣顧伯瑋等計其存心與叛逆同宜從追戮云云上曰朕初舉義誅姦臣不過數輩後來二十九人

中如張紞王鈍鄭錫黃福尹昌隆皆宥而用之今汝所言數人況有不與二十九人之數者彼食其祿自諉其心悉勿問由此觀之彼弒逆橫暴之主尙有良心未死之時而逢君長君之徒乃反百計羅織以爲獻媚固寵之計然則導之且不暇尙望其勸沮之耶已死者且不肯相恕尙望其生全未死者耶嗚呼此時明政直是天翻地覆故一二守節之臣其君目之爲姦臣其臣則直比之於叛逆可哀也夫彼亦非有惡於死義諸臣也求寵固位之心勝遂不覺昏惑狂亂耳至於事定而羞惡媿恥之心萌則不得不巧言排詆之以故修實錄者乃妄言方孝孺再三叩頭乞生其實人之見之者如見其肺肝徒爲後人唾罵曾何損於諸忠毫末也彭惠安公哀江南詞敘逃建文死義之臣於方正學則曰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叩頭乞餘生無乃非

直筆可謂直窺其隱矣今言謂西楊張修實錄西楊不應至是俟考巧詆者何謂乎

晏子春秋

孫氏星衍以爾雅釋詁讎匹也匹合也解劉向敘錄中校讎二字思謂校讎之義莫善於讎敵之說蓋取彼此數本互相校勘斷斷是非有若讎敵故曰校讎然則與配合之義無當也

劉向敘錄云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蓋短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云云按中閒無故加晏子蓋短四字其上下必有脫佚可知故明刻本注云疑缺是也而孫氏星衍作晏子音義乃云晏子長不滿六尺故云短明本注云疑缺非也夫以不滿六尺解短字盡人皆知不必注也而即謂無缺何耶如云晏子長不滿六尺其書六篇云云亦斷無有此等文法

會稽先賢傳

說郛本謝承會稽先賢傳僅一葉耳采摭而成非原本也孔愉字敬康闞澤字德潤董昆字文通陳業字文理魏朗字少英賀劭無字陳修字奉先七人而已闞德潤傳僅載在母胞八月叱聲震外年十三夢見名字炳然在月中二十一字而已佩文韻府胞字注引先賢傳此語蓋即出此本耳

會稽先賢傳云賀邵爲人美容止與人交久益敬之在官府嘗著韤希見其足按古人見君以著韤爲不敬左氏所云聲子韤而登席是也後世迥異先賢傳云云則與後世無異然曰在官府著韤是不在官府嘗赤足矣又其特著此語以美之則是他人雖在官府亦赤足也今世雖極不檢之士無在官府而赤足者又曰希見其足似又未嘗不偶然一見者古今殊異如此

文廟位次圖

牧皮一人諸書俱不在弟子之列我朝雍正二年從祀文廟據孟子也凡諸書所稱弟子者顏路曾點入崇聖祠外惟公伯寮以愬子路見黜申黨申續卽申棖容藏卽奚容蒧不復罷祀餘如鄡單縣亶之或疑一人者亦並祀之祀典至此允稱大備同治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命以禮部新定文廟位次圖頒行天下今謹注明其位次名稱於此表中又加圈名旁以便省覽字有異同則旁點之或無此字則角其旁云

按位次圖以弟子從祀者殿上四配（二人已見前餘二人東配第二爲述聖子思子西配第二爲亞聖孟子）東哲六人（已見前）西哲五人（西哲凡六人五人已見前其第六爲先賢朱子）在兩廡則東廡三十五人（三十三人已見前餘二人則一爲先賢公孫僑三十五爲先賢牧皮）西廡三十四人（三十三人已見前其一人則先賢左邱明位第三十三）又二人祀崇聖祠配位（東西）

配位共五人二人已見前餘三人東配第一爲先賢孔氏孟皮第三爲先賢孔氏注云名鯉西配第二爲先賢孟孫氏注名激

明

共八十四人其八十一人已見此表未見者公孫僑左邱明牧皮也牧皮見孟子左氏有親受業聖人傳春秋之說於禮皆必當祀者若子產於咸豐七年始從祀竊謂古今從無子產爲弟子之說論語所載他書所見可不待辨核之左傳魯襄八年子產已能議國政雖其父子國呼之童子然少亦當十五六矣越三年聖父見於傳又越十有二年公穀始記孔子之生是孔子之生後子產必且三十年豈有可强前輩爲弟子者乎聞當時以河南巡撫之請得祀不知作何陳請耳又如蘧伯玉林放皆祀於唐開元中愚謂伯玉見論語的然孔子之友石室圖妄稱弟子貽誤至今若林放則不過孔子同時人稍有見識者禮本之問蓋正當魯禮僭亂之日忽斯人知有禮本遂不覺感觸

聖心特蒙褒許又適遇季氏僭旅泰山至於高弟不能救正遂不覺憶及斯人援爲比擬夫泰山豈有如人之理泰山不如林放者季氏不如林放也立言之體應爾也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林放之無足重輕可知夫以區區之林放尙知禮本之問而世爲執政之季氏反無知妄作一至於此究其語意林放之必非弟子又可知也此又石室圖妄稱弟子之貽誤也而乃居然高坐西廡之首雖孔子稱許之高第弟子明見論語如原思南宮适漆雕開公西華子賤公冶長樊遲左邱明諸賢悉在其下（林放舊位本西廡第一今以增祀子產改東廡第二）一愚妄之見竊謂當依嘉靖九年之議與伯玉同改祀於其鄉者

謹案諸賢之升祔殿上列配位哲位者祀典尤重非末學所敢妄議也若兩廡中位次先後似當以見論語禮記春秋傳孟子諸

書者爲先而以無所表見史記家語諸書之稱爲弟子者次之其同見諸書者似當以孔子所稱許者爲先而其餘次之今東廡先賢如漆雕開乃後於商瞿公西華非特後於司馬牛且後於梁鱣冉孺伯虔冉季漆雕徒父漆雕哆諸賢若琴張牧皮則幾乎殿矣西廡先賢如高柴樊遲乃後於公晳哀巫馬期後於商澤若申棖左邱明幾乎殿矣蓋前代之序位次多本史記家語所載年歲爲先後然以漢人紀數百年周人之年歲何自知之故核之諸書事蹟往往叵信此豈可據爲祀典者況文廟祀典祀學問不祀長幼若祀長幼顏曾思孟又何能升爲四配哉文廟之祀所以祀學問也以子產之惠人君子伯玉之君子寡過並爲孔子所稱歎師表百世誠足祀於學宮然萬無以兄事友事者而屈在弟子列之理故愚嘗有妄議謂天下大成殿皆三

閒中閒奉孔子南面四配東西面其二旁閒則十二哲東西面
今若於兩旁閒中上各設南面神龕以祀聖友非特子產伯玉
可祀其中即吳季札齊晏子諸賢推而廣之如儀封人達巷黨
人之深能知聖者俱可列祀之師弟朋友聚處一堂表章學術
鼓勵後生當亦孔子在天之靈所心許者釋奠之日別具羊豕
分官獻告於禮於理似無不合草野私議焉得禮官入告
又案新定位次圖中於崇聖祠西配先賢曾子下注云名晳此蓋
據昌黎諱辯曾子之父名晳語也然論語稱曾晳與子路冉有
公西華一律云點爾何如與呼由求赤一律是曾子之父名點
字晳萬無疑義昌黎偶然錯記不知禮官何爲錯據之也
非子貢則夫子之道不大非子路則夫子之道不尊故生平嘗有
妄議謂聖廟若立四配當以顏曾端木仲四子

道光朝曾有請陳良從祀者部駁謂無著述不許吾不知林放曾著何書也昔賢遇合孔子謂之命孟子謂之天不意數千年後血食亦有天有命如此

孟子大書特書曰陳良之徒陳相旣著陳相背師之罪亦見陳良在當時必是大賢名儒若稍無足輕重斷不作此書法也孟子曰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後人品題先儒可逮孟子否孟子品題時賢有如此稱許否

試問於人曰有一庶民爲日記擬起居注自比天子言稱朕以朝廷宮殿苑圃名目當其家屋宇園林實則其家幷無屋宇園林也若此人者當尊之乎不乎必曰此病狂喪心之人不待教而誅者也今王通以身有穢行之人爲中說擬論語自比聖人言

稱子以朝廷將相大臣名氏當其家門人弟子實則其家幷無門人弟子也此此與前所說病狂喪心之人相去幾何而乃羣奉而尊敬之至於配食孔氏之廡下眞天地閒一大怪事也

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

明人重刻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改名朱子同年四庫提要極斥之謂其標榜門戶有害名教陳義甚正而宋代同年小錄祇存二本體例無所分別提要於寶祐四年題登科錄此則題同年小錄不解作何區別或亦兩錄原名本互異耶抑又有可疑者提要於此錄云宋代同年錄今率不傳惟寶祐四年以文天祥陸秀夫謝枋得三人爲世所重如日星河岳亙古長留足以搘拄綱常振興風教而是榜以朱子名在第五甲第九十講學之家亦自相傳錄得以至今云云下即極駁王鑑之改名之妄其

於寶祐錄云三人並以孤忠勁節撐拄綱常數百年後睹其姓名尙凜然生敬此錄流傳不朽若神物呵護者豈偶然哉云云相其語氣殊覺抑揚過甚平心論之三忠同榜固是希有之事而以朱子一人敵三忠臣恐亦未易軒輕二錄並傳至今並可寶貴何必遽作此微詞哉紀文達不喜宋儒時亦不滿朱子徒以身修官書朱子爲列聖所尊重未敢訟言之耳至如同年錄之傳不特非朱子所能逆料抑亦非張大其門戶者之能必其久傳且與朱子生平學術絲毫無涉而乃故於筆端上下其手亦可已而不已者矣

寶祐四年登科錄

寶祐四年登科錄提要作一卷今以策問及考官姓名等爲卷首以金榜題名爲一卷文山對策及御賜詩文山謝詩表爲一卷

諸進士字貫三代爲一卷三忠傳爲一卷（此提要似無之）共分四卷而林佶等跋附焉提要謂考官王應麟奏文天祥卷其第一甲第九人王應鳳卽應麟之弟當時法制猶疏未有迴避愚按厚齋先生實爲覆試檢點試卷官後世科場條例雖密似亦無因覆試外簾官而迴避已中擧子之例也是科吾慶元府得十二人（四甲二百二十六趙必聰錄但云本貫玉牒所據寶慶四明志知慶元人）其中一人（五甲第三十三）錄但云本貫慶元府鄞縣字文翁而脫其姓名據寶慶四明志始知爲章霆瑞志在陳著之下（五甲十七）卓雲之上（五甲八十三）名次既與錄符霆孫義尤相配是可據志以補錄無疑也又四明志尙有楊應霆等十八人爲錄中所無按此錄五甲中姓名本貫蠹脫者凡二十九人（八十二又九十四又百五又百六又百九十至榜末二百十三凡二十四人）又特奏進士全然未載此十八人或在二十九人之中或係特奏名均不可

知提要祇言括蒼彙紀衡州府志萬姓統譜三書所稱寶祐四年進士爲此錄所無者皆在所闕之內而不及寶慶四明志似亦偶然疏忽矣延祐四明志與寶慶志全同二志並經當時采進並著錄於提要中

越絕書

周時有越絕一書所謂或子貢或子胥作者今所傳越絕書乃漢袁康所作是越絕之傳其後越絕亡而越絕書獨存書中明白可考不解數千年來讀是書者何以皆復夢夢卽以漢人之書而疑子貢子胥作也其篇末詳記作書人姓名爲袁康刪定者爲吳平既已顯著名氏毫不揜飾如此而書中乃曰子貢作此書子胥作此書雖夢中囈語無是理也本事篇明云何不稱越經書記而言絕乎謂此書何以不名曰越經或越書或越記而

乃名越絶乎下文詳釋所以稱絶之故今此書儼然名越絶書而尙曰何不稱書又夢中囈語所未有者即此兩端今書顯爲越絶之傳作者本是明白並未作一夢語而後之讀其書者反皆憒憒說夢可異也餘證尙多余將爲越絶考以發其覆而解數千年不解之疑案亦一快事也

宋元四明六志

乾道四明圖經云陳國冡郡國志鄮山有陳國冡一名雁棲墓昔爲日南太守死有雙雁隨柩而歸棲墓上三年然後去又寶慶四明志與此同下注云出太平寰宇記而水經沔水注曰江水又經官倉官倉即日南太守虞國舊宅號曰西虞以其兄光居縣東故也是地即其雙雁送墳處名國同官日南太守同雙雁送葬異事亦同必是一人而傳聞異詞以至陳虞之姓互異耳

然水經稱東虞西虞本事詳悉如此且著書之人時代較先恐是圖經誤也俟更考之

寶慶四明志載石曼卿籌筆驛詩刻節推廳壁今郁氏書畫題跋記又載曼卿古松詩墨蹟及樓宣獻趙節推師夏二跋趙跋謂刻古松詩以配籌筆且云古松詩爲袁正獻家物其子木叔見示因得模刻云云此事關吾鄉掌故樓趙二跋幷黃楼一跋皆當補入志中噫摘花作供謂之方長不折攀峯古蹟謂之玩物喪志道學家迂態不能爲之曲諱今正獻偉然學道人也近余以從祀兩廡請於官已得奏請俞允而當時趙節推乃稱其好奇嗜古所蓄前輩遺墨甚衆其風流儒雅照映千古亦迥異貌爲巖巖者矣

先大夫之字上安下國故余刻宋元四明六志遇二字連者輒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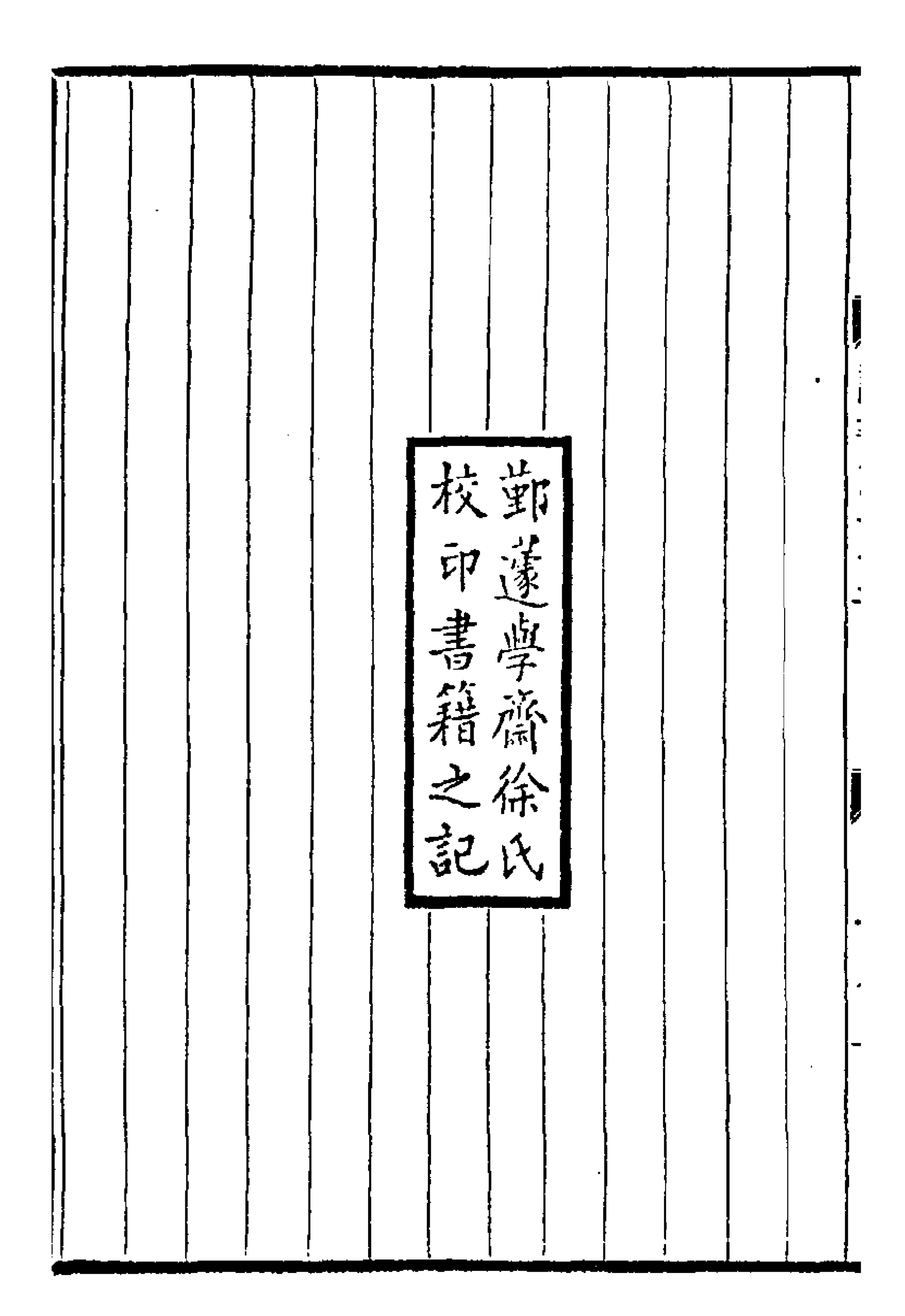
下一字作古文之戲而已所作詩文避不敢用後見魏書禮志稱孔　爲孔安無下國字史記秦紀正義稱韓　爲韓國無上安字偏舉其名似爲我諱古已先之何妨沿用也

水經注

酈道元水經注於東南水道錯誤甚多故其自言有曰東南地卑萬流所湊濤湖泛決觸地成川枝津交渠世家分夥故川舊瀆難以取悉雖麤依縣地緝綜所纏亦未必一得其實也是古人著書毫不文過如此後來所作若南水經今水經諸書考核水道似較詳密而雋雅華縟博奧精詳萬不能及道元矣

難字爾雅命名頗奇其書今不傳水經比水注曾引一條云瀙水在比陽惜無從見其原書矣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十三



鄞蓬學齋徐氏
校印書籍之記